

# 《王叔和脉诀》在伊朗\*

时光（北京大学）

**摘要:**《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Tanksūqnāmah*)是由伊朗伊利汗王朝宰相拉施特主持翻译编订的一部介绍中国科学技术的著作,全书共有四部,目前仅有介绍中国医学的第一部存世。作为首部编译成波斯语的古代中医学著作,该书对研究中世纪中国与西亚地区的文化交往,尤其是医学方面的交流提供了相当丰富的一手材料,具有极高的价值。

《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收录了中国古代脉学著作《王叔和脉诀》中基本完整的歌诀,对每句歌诀进行了波斯文释义,并附上了一些中国名医对歌诀的点评。由于《王叔和脉诀》的原始版本及历史上部分点评著作已经佚失,因此翻译、整理及研究该书对还原《王叔和脉诀》的文本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在本文中将以现存的中医古籍作为参考,对《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中《王叔和脉诀》部分进行对比研究,并对其文本的记录过程进行分析。

**关键词:** 中医;王叔和脉诀;伊朗

## 一 《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中的《王叔和脉诀》

《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sup>①</sup>(*Tanksūqnāma-yi Īlkhān dar Funūn-i 'Ulūm-i Khatāyī*)<sup>②</sup>是由伊朗伊利汗王朝宰相拉施特(1247—1318)<sup>③</sup>主持翻译编订的一部介绍中国科学技术的波斯文著作,全书共分四部,目前仅有介绍中国医学的第一部存世,其手抄本孤本被藏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阿雅·索菲亚(Aya Sophia)图书馆,抄写者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本·马赫穆德(Muhammad Bin Ahmad Bin Mahmūd),成书于伊斯兰教历713年(1313)。1972年伊朗德黑兰大学出版了该书的影印本,著名历史学家莫季塔巴·米诺维(Mujtabā Mīnuvī)为该书作序,介绍了有关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

主持编订该书的拉施特出生于伊朗西部城市哈马丹(Hamidān),在担任伊利汗王朝统治者合赞汗(1295—1304年在位)宰相期间,拉施特在贴必力思(Tabrīz)<sup>④</sup>附近修建了一座拥有学校、图书馆、天文台、作坊、医院、药房、清真寺、公共浴室等设施的科技文化中心,后被称为“拉施特镇”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波斯语手抄本《中国医学宝书》校注与研究(项目编号:11YJC752017)”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以下简称为《珍宝书》(*Tanksūqnāmah*)。

② 本文涉及的波斯语、阿拉伯语词汇采用IJMES转写系统,其中带有阿拉伯语词汇冠词词汇按照太阴、太阳字母读音规则转写。

③ 本书中如无特别说明或注释,年代均为公元纪年法。

④ 今伊朗西北部城市大不里士。

(Rab‘-i Rashīdī)。通过一些历史文献可以得知，在当时的“拉施特镇”里有一些来自中国的医师，他们把针灸、脉诊、制作草药等传统中医疗法以及一些著名的中医学著作介绍给了当地的伊朗人。英国医学家西里勒·洛伊德·埃勒古德 (Cyril Lloyd Elgood, 1892—1970) 在其所著的《伊朗医学史》一书中关于伊利汗时期医学一章中曾提到：“在其中一封书信中说：在该医院中有五十名医师，他们其中有一些人来自世界各地，例如埃及、中国、印度、叙利亚。每位医师均负责教授十名学生，除了这支规模庞大的团队，还有一些外科手术大夫、眼科医师与骨损伤医师在这家医院中工作，他们每人也有至少 5 名学生。”<sup>①</sup>

作为第一部编译成波斯语的古代中医学著作，《珍宝书》对研究中世纪中国与西亚地区的文化交往，尤其是医学方面提供了相当丰富的一手材料，具有极高的价值。《珍宝书》中提到了一部名为《脉诀》的中医著作。《脉诀》又名《王叔和脉诀》<sup>②</sup>，是一部以歌诀形式写成的中医脉学著作，相传为西晋名医王叔和 (201—280) 撰。《脉诀》在中国宋元时期由于其流传甚广，曾传有多种不同的版本。至北宋时期，一些医学家逐渐发现《脉诀》一书的作者其实并非王叔和，而是六朝人士高阳生。高阳生用歌诀形式创作了此书，是为了使平常人士更容易理解记忆，之所以托名王叔和是因为王氏乃古代名医，可使该书更受到世人的关注，因此尽管高氏本人并非名医，《脉诀》一书却迅速广为流传于民间。至两宋时期，一些医学家逐渐发现了这部作品中的一些错误之处，开始对《脉诀》中的诸首歌诀进行了点评与批判。

部分汉文《脉诀》注释点评著作如下：

- (北宋) 刘元宾：《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
- (北宋) 池荣：《脉诀注解》(佚失)
- (南宋) 李嗣：《脉诀集解》(佚失)
- (南宋) 黎民寿：《决脉精要》
- (金) 张元素：《洁古老人注王叔和脉诀》
- (明) 熊宗立：《王叔和脉诀图要俗解大全》
- (元) 戴起宗：《脉诀刊误》
- (朝鲜) 许浚：《纂图方论脉诀集成》(1581, 图 1)

《珍宝书》中的《脉诀》部分与上述汉文点评著作形式相似，编译器首先用波斯文字母及一些特殊符号转写了《脉诀》中各首歌诀的汉字发音，然后附上多位中国古代名医点评语录及中医学经典名作中对歌诀内容相关的阐述。

《珍宝书》中引用语录的名医包括：

通真子：即刘元宾，号通真子，北宋名医，著有《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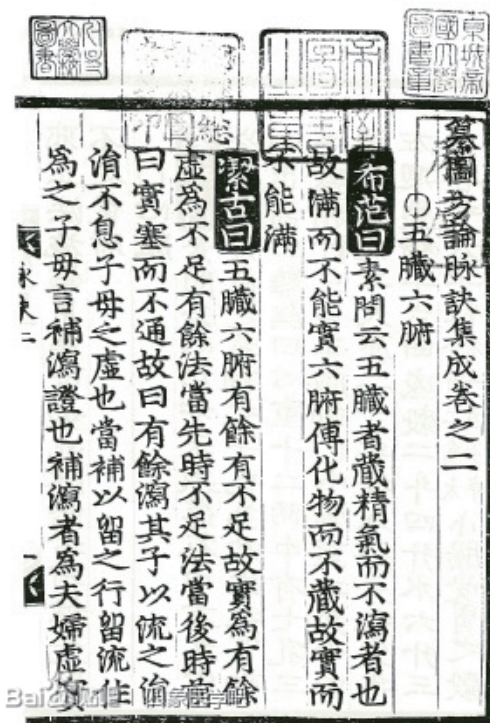


图 1 《纂图方论脉诀集成》卷二《五脏六腑》

① Cyril Elgood (translated by Mohssen Javidan), *Tārīkh-i Pizīshkī-yi Irān*, Tehrān, Iqbāl, 1973, pp.447-448.

② 以下简称《脉诀》。

池大明：即池荣，号大明，南宋名医，著有《脉诀注解》，该书今已佚失。

李子野：即李駟，字子野，范子，南宋名医，著有《脉诀集解》，该书今已佚失。

黎民寿：字景仁，南宋名医，著有《决脉精要》。

无求子：即朱肱，字翼中，号无求子，北宋名医，著有《南阳活人书》。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末年名医，被后人尊称为医圣，著有中医学名作《伤寒杂病论》。

杨玄操：唐朝名医，曾校注过《难经》，著有《黄帝八十一难经注》，今已佚失。

杜光庭：字圣宾，号东瀛子，唐末五代道士，道教学者，被认为是脉学著作《玉函经》的著者。

陈藏器：唐代名医、药学家，著有药学著作《本草拾遗》，今已佚失。

许进之：即许国祯，字进之，元代名医，著有《御药院方》一书。

玄晏先生：三国西晋名医皇甫谧，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

还有数位医师其姓名暂不可考，其中四位在书中被称为“太医”，分别为：虞太医<sup>①</sup>、盛太医、沈太医及魏太医，此外还有两位名叫 Din dāi schin、D.n cāi 的医师。

《珍宝书》中《脉诀》部分引用的中医典籍包括：

《难经》：相传为秦越人（扁鹊）所作，成书于东汉之前。

《素问》：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学理论著作，相传为黄帝创作，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

《病源》：又称《诸病源候论》，著者为隋朝名医巢元方。

《千金方》：著者为唐代名医孙思邈。

《甲乙经》：又称《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中国最早的一部针灸学著作，著者为三国西晋名医皇甫谧。

《珍宝书》是历史上最早译成波斯文的汉文著作之一，这部作品中涉及的中医学知识之广泛与丰富，令人惊叹。虽然遗憾的是随着 1318 年拉施特遭他人政治陷害后被杀，“拉施特镇”亦毁于之后的劫掠，《珍宝书》这部作品在伊朗未能得到进一步的推广，书中介绍的中医学，特别是脉学的理论与疗法在本书问世之后至近现代，在伊朗及其周边地区也没有关于其传播与应用的记载，然而对此书的透彻研究可以还原宋元时期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通过对《珍宝书》中《脉诀》的歌诀及中国医学家点评的整理归纳，可以复原《脉诀》文本，并与现存《脉诀》点评著作中记录的《脉诀》文本进行版本的对比与研究。

## 二 波斯文版与汉文版《王叔和脉诀》比较研究

本节选用北宋名医刘元宾所著的《新刊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sup>②</sup>及明朝名医熊宗立所著的《王叔和脉诀图要俗解大全》<sup>③</sup>作为《珍宝书》中《脉诀》部分歌诀转写的参考与对比文献。之所以选择这两部著作进行歌诀对比，主要是由于刘元宾生活的时代距《珍宝书》较近，在波斯文抄本中也多处直接引用了他本人对《脉诀》的点评。虽然书中对池大明<sup>④</sup>、李子野<sup>⑤</sup>等医师的引述也较多，但这几位

① 有可能是指北宋医学家虞庶，著有《虞庶注难经》一书。

② 以下简称为《通真子》。

③ 以下简称为《熊宗立》。

④ 即池荣。

⑤ 即李駟。

医师的《脉诀》点评著作目前已经失传。熊宗立的著作中则引用了“通真子<sup>①</sup>(3处)、朱氏<sup>②</sup>(1处)、池氏<sup>③</sup>(62处)、晞范<sup>④</sup>(16处)、杜氏<sup>⑤</sup>(1处)、黎氏<sup>⑥</sup>(3处)等诸家的文字”<sup>⑦</sup>，这些医师的语录在《珍宝书》中均有记录。

将《珍宝书》中的《脉诀》部分与《通真子》一书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两者的各卷章结构、标题及内容基本相似。如均以“诊候入式歌”开篇，接下来为“左右手分诊五脏四时脉歌”<sup>⑧</sup>“七表脉”“八里脉”“九道脉”“诊杂病生死候歌”(含“诊暴病歌”“形脉相反歌”“诊四时病五行相克歌”<sup>⑨</sup>“五脏歌”“产后伤寒歌”“小儿生死候歌”“阳毒歌”<sup>⑩</sup>“阴毒歌”<sup>⑪</sup>“伤寒歌”“诊四时虚实脉歌”等)“诸杂病生死脉歌”<sup>⑫</sup>(含“霍乱歌”“鼻衄歌”“心腹痛歌”“头痛歌”“中风歌”“内实歌”“气喘歌”“唾血歌”等)与“察色观病人生死候歌”<sup>⑬</sup>，最后以“诊妇人有妊歌”(含“诊妇人有妊歌”“妊娠漏急候歌”“妊娠心腹急痛歌”“妊娠倒扑损伤歌”“产难生死候歌”“新产生死歌”“妊妇伤寒歌”“小儿外证十五候歌”等)作为结尾卷章。虽然章节内容基本相同，但在部分卷章的顺序上两者依然存有差异，如《通真子》中“七表脉”“八里脉”“九道脉”“阳毒候歌”“阴毒候歌”“论伤寒歌”“诊四时虚实脉歌”出现在该书第二卷中，而在《珍宝书》中这几首歌诀均出现在第三部分中。

《脉诀》以歌诀形式写成，其中大多为七言歌诀，少许为五言、四言歌诀。经翻译整理，可统计出《珍宝书》波斯文抄本中共抄录《脉诀》歌诀802句<sup>⑭</sup>，其中七言歌诀637句，五言歌诀143句，四言歌诀22句。在抄本中还有不少明显为转写汉文歌诀所留出的空白部分，参考现存的其他《脉诀》点评著作共计可补充七言歌诀86句，五言歌诀22句，填补歌诀中残缺汉字16处及删除错误转写的重复或无意义音节5处，这样计算下来，《珍宝书》编译时计划收录《脉诀》中910句完整歌诀，是一部最为完整的外文《脉诀》点评著作。

图2为抄本中记录的一首《脉诀》歌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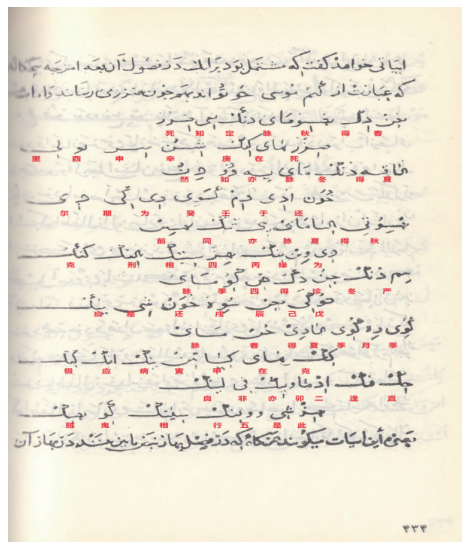


图2 《珍宝书》影印本，第434页

- ① 即刘元宾。
- ② 即北宋医学家朱肱。
- ③ 即池荣。
- ④ 即李晞范。
- ⑤ 即杜光庭。
- ⑥ 即黎民寿。
- ⑦ 熊宗立：《王叔和脉诀图要俗解大全》，《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第一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年，第429页。
- ⑧ 《通真子》中称为“左右手诊脉歌”。
- ⑨ 《通真子》中称为“诊四时病五行相克脉歌”。
- ⑩ 《通真子》中称为“阳毒候歌”。
- ⑪ 《通真子》中称为“阴毒候歌”。
- ⑫ 《通真子》中称为“诸杂病生死候歌”。
- ⑬ 《通真子》中称为“察色观病生死候歌”。
- ⑭ 指单行歌诀，即每联双行歌诀中的半联，下同。

从《脉诀》歌诀文本来看，《珍宝书》中收录的歌诀与《通真子》及《熊宗立》这两部著作多处存有差异，据统计在《珍宝书》的《脉诀》歌诀字词中至少有 108 处与其他两部书中的记载皆不同，有 39 处仅与《通真子》不同，18 处仅与《熊宗立》不同。此外，在这些差异中有 24 个汉字（26 次在歌诀中出现）疑似为抄写者误转写的别字（详见下表）。

《珍宝书》中《脉诀》歌诀中的别字

《珍宝书》抄本歌诀中的转写发音及疑似别字 (括号内为《珍宝书》中的页数及行数 <sup>2</sup> )	《通真子》与《熊宗立》 歌诀中的汉字
giu—古 (253—05)	舌
kiāy—家 (268—03)	客
lun—沦 (287—15)	浓
shin—胜 (303—07, 362—14)	脛
fi—肺 (306—13)	脉
yū—有 <sup>③</sup> (313—03)	又
bū—不 (398—06)	木
she—胁 (413—02)	肋
vi—胃 (413—08)	肾
khū—和 (426—01)	知
tsez—四 (434—08)	丁
gi—己 (434—10)	巳
id—二 (434—13)	乙
gim—今 (446—04)	令
liāu—了 (liǎo) (446—06)	子
ren—认 (448—03)	冷
teu—土 (466—01)	上
kān—干 (476—01)	千
yuang/yung—用 (496—14, 500—12)	往
kiei—己 (498—04)	己
tū—土 (501—13)	右
yen—延 (509—11)	诞
fān—反 (510—14)	及
gim—检 (512—09)	验

此外有一些歌诀仅出现在《珍宝书》之中，例如“小儿外证十五候歌”中的几句歌诀：“泄止不泄”<sup>③</sup>“丹透遍身”<sup>④</sup>“身上黑斑”<sup>⑤</sup>“恶叫时频”<sup>⑥</sup>。而在其他《脉诀》点评著作中出现的部分歌诀在《珍宝书》中也未收录，例如：“积因肥气得，杯覆胁隅傍。翠羽身将吉，颜同枯草殃。四斤余四两，七叶

① 指 1972 年德黑兰大学出版社影印本。

② 抄本中该汉字波斯文转写旁边被注释为“存在；有”之意，因此转写汉字应为“有”，疑因“又”“有”发音近似，抄本汉字转写者误以“有”字含义解释。

③ Rashīd ud-Dīn Fazl Allāh Hamidānī: *Tank-sūqnāmab*, Tehra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516.

④ Ibid., p. 517.

⑤ Ibid., p. 519.

⑥ Ibid., p. 519.

两分行。”<sup>①</sup>“溢关涎出口，风中见羈孤”<sup>②</sup>等。

在中国历史上，元朝以前从未出现过综合了多位名医点评《脉诀》的著作，因此《珍宝书》中的《脉诀》部分也并不是编译者对一部中医学著作的完全的翻译，而是一部综合吸收了大量的中医学经典名作及多本《脉诀》点评著作的合集。仅在中医脉学方面便有如此完整的“参考书目”，这也在另一方面佐证了当时在“拉施特镇”内确实已拥有相当丰富而完备的汉文书籍。

### 三 波斯文版《王叔和脉诀》文本记录分析

根据前节中对《珍宝书》相关内容分析研究，可以分析出波斯文版《脉诀》的文本记录过程绝非中国人朗读歌诀、抄本抄写者用波斯文直接记录其发音这样简单，而是有可能一些懂得汉语的伊朗学者也参与了《脉诀》歌诀的波斯文转写工作。原因如下：

第一，在拉施特镇中曾建立过比较正规的外语人才培训机构，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学者在这里教授伊朗学生学习各国的语言与文化知识。据信是由拉施特亲笔完成的《珍宝书》序言部分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努力在大师中找到一位使谙习医学与逻辑学、勤奋努力、品行端正、认真严谨、睿智聪颖，在各类技艺与学艺均好学上进且出类拔萃的年轻人，他是学者之国的毛拉，这一时代独一无二的大学者，国家与宗教的精英，被尊为智者之王的大毛拉。我们安排他师从中国贤哲 Siu Se，还安排一位懂得语言、善于记述的“怯里马赤”<sup>③</sup>跟随他，在这样的条件下学习中国的文字与语言，努力学会他们的术语。在一年之后他学会了这门语言……<sup>④</sup>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拉施特镇中，既有努力学习汉语的伊朗英才，也有已经通晓汉语的翻译人员。关于“怯里马赤”，《珍宝书》正文部分还有一段记载：

乞台学者关于此脉说法众多，但对此未作解释。我们所记录的每位医师均有自己的讲述，在此我们无法知晓，所以未写下各医师的名字，留下少许空白，待寻到“怯里马赤”时，我们仔细问询后再做抄写。<sup>⑤</sup>

根据上述几段讲述，可以确定《珍宝书》中的汉语转写工作是由“怯里马赤”或学习汉语的伊朗英才所完成的。在波斯文抄本中汉字转写部分的笔迹明显与其他不同，并用红色字体标出。抄本中多处未填写歌诀的空白，也是由于他们未能及时转写而留下的遗憾。

第二，在《珍宝书》抄本中，同一汉字存在不同的波斯文转写形式，这种现象并不少见，而且有时会出现同一页甚至邻近的几行以内，如果是由中国学者朗读，伊朗抄写者根据发音记录，应该不

① 《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卷一《肝脏歌一》。

② 《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卷一《脾脏歌三》。

③ 波斯文抄本原词为“kalamachi”，即外语译员之意。元末明初学者叶子奇（约1327—约1390）在其著作《草木子》中将该词译为“怯里马赤”。

④ Rashīd ud-Dīn Fazl Allāh Hamidānī: *Tankasūqnamah*, pp. 23-24.

⑤ *Ibid.*, p. 326.

会出现如此之多一字多形的情况。因此很可能是中国学者首先将歌诀的发音与含义以教学的形式讲述给学习汉语的伊朗英才，让其记录，之后再誊抄至《珍宝书》之上。出现一字多形可能是由于中国学者方言口音存在差异，且伊朗学生记录不准确、记录仓促或记录顺序错误而造成的。

第三，学习汉语的伊朗英才或“怯里马赤”有可能独自转写了少量《脉诀》歌诀。在前节《珍宝书》中《脉诀》文本中别字的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中国人通常不会误读的汉字被错误地按照其他汉字发音转写，例如：舌→古，巳→己，令→今，千→干，而在现存汉文《脉诀》点评著作记录的歌诀中并没有此类错误。此外，在某些歌诀转写中还出现了用汉文中其他近义词发音代替了原来汉字的发音，如用“二”的发音转写“乙”字，用“四”的发音来转写“丁”字等。从这两点可以分析出转写者知晓汉语，但对某些字形相似的汉字出现了误读，对另外一些汉字只知其含义但不知其发音，因而错误地按照与其字形相近的词汇或同义词的发音进行了转写。

综合上述分析，波斯文版《脉诀》的歌诀记录过程可以被设想为一名或多名中国学者（如引言部分中提到的 Siu Se）首先将歌诀朗读给学习汉语的伊朗英才或“怯里马赤”，让其用波斯文记录歌诀中汉字的发音，并向他们讲解了歌诀含义、名医点评及中医典籍中相关段落。之后，这些伊朗人首先将汉文歌诀发音转写为波斯文，然后又将歌诀内容进行了释义并把歌诀点评等译成了波斯文。由于中国学者存在不同的方言口音，在记录转写中出现了部分错误，某些转写成波斯文的歌诀之中出现了一字多音、歌诀词句不全、转写发音不准、转写词汇有误等情况。此外，因为《脉诀》篇幅较大，伊朗英才或“怯里马赤”可能直接完成了少量歌诀的波斯文转写工作。总而言之，《珍宝书》的成书体现了当时丝路沿线地区文化间的密切交流，是历史上中国、伊朗两国学者共同努力合作的成果，如其书名，不愧为丝绸之路文明留给后人的璀璨珍宝。

## *Impulse Formula of Wang Shube in Iran*

Shi Guang (Peking University)

---

**Abstract:** *Tanksūqnāmah*, the translation and editing of which were conducted by prime minister Rashīd al-Dīn of Il-Khan dynasty of Iran, was an masterpiece giving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technologies. The book included four volumes, but only the first volume, which introduced the Chinese technologies, still survived. As the first book on ancient Chinese medicine translated to Persian, it is of great value to study of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Asia in Middle Ages, especially it offers rich first hand materials for the communication of medicines.

*Tanksūqnāmah* included basically intact formula in verse in ancient Chinese masterpiece of sphygmology *Impulse Formula of Wang Shube*, explained every formula in verse in Persian, and attached some comments of the Chinese famous doctors. Since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Impulse Formula of Wang Shube* and some comments on it in history has lost, translating, collating and studying *Tanksūqnāmah* offers important referential value to restore the texts of it. The paper will use the existing ancient Chinese books as a reference and compare them with the texts of *Impulse Formula of Wang Shube* in *Tanksūqnāmah*, and analyze the recording process of the texts.

**Keywords:** Chinese medicine; *Impulse Formula of Wang Shube*; Iran

---